武陵雜稿

別 七八

祝祭文　記

墓誌碣　遺事

賦　附錄

歌辭

書

雜著

武陵雜稿卷之七　別集

祝祭文

兜率山祈雨文 山在豐基西十里許山上有龍湫

年月日具官某謹差儒生某以清酌剛鬣之奠祈于兜率山之靈四歲荐饑民塡溝壑天澤又屯饕魃是虐吐雲降雨繄神之職胡寧忍予而助其酷　聖王罪已神庶測之太守懇告神庶格息風伯作孽胡不殛之惸嫠無辜胡不活之亟霈汪恩知爾之勤匪惠于人孰有爾神幽應孔彰明賽何悋轉災致祥爲神之光尚饗

祭崔文憲公祠文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八月朔戊戌十九日丙辰具官某敢昭告于文憲公之靈昔麗之興兮五紀有強人欲滔滔兮天理茫茫上帝是傷兮降公東方斧藻道德兮斥伯談王澄清濁世兮國賴以昌誨及螟蛉兮濟濟門墻澤流子孫兮萬福無疆一厭烟食兮飛霞裳載乘黃鶴兮還于帝傍九齋兮草荒化家兮爲庠西海兮洋洋峩峩兮首陽公之亾兮四百有八十霜我來白髮兮公之鄉公像兮在堂我淚兮盈眶蘭芝兮正芳菱芡兮是香駕龍兮驂鳳公庶歸來兮歆我

觴尙饗

祭文憲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五月朔甲子二十九日壬辰嘉善大夫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周某朝散大夫行都事趙應恭通訓大夫海州牧使兼兵馬水軍僉節制使鄭希弘等敢昭告于崔文憲公之靈於迖我東教自殷箕下逮三國世乏眞師茲茲厖俗如夜無曦唯薛篤誨白頭其辭哀彼孤雲號稱先知自陷異端餘又何悲趙宋受命麗運方熙丁卯聚奎厥祥丕丕天於内外曷其有私猗歟我公正

應斯期雖無錦繡其文陸離所粹德行圭璋可揮景
德乙巳公始鳳儀熙寧戊申公迺騎箕六十四年為
世元龜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欺肇
開我庠獨尊仲尼傳家淸儉其寶允奇九齋有徒觝
佛有兒微公之功被髮何疑首山峩峩西海之湄聖
廟有儼是公舊基公祠蕪沒覩者淚垂移而闢之永
安孔空明月爲燭碧雲爲旗飇輪羽盖驂以赤螭庶
眷我東降歆勿遲尚饗

祭崔文和公文

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崔文和公之靈公惟善繼

允矣直方聖學是崇虞教是攘揭鑑蕭梁鳳鳴朝陽
菩築大堤滔天是防責難守成啓沃有章克配新廟
吾道之光尚饗

祭亾師姜公藎孝文

月日門人周世鵬敬祭于亾師生員姜公之靈惟靈
山鍾其靈水儲其氣妙孕元精乃生夫子明明皎皎
秋月氷壺早事學問惟道是趨星還邯贊表挫崇仁
揮拭莫耶所適無人十中鄉貢竟黜有司才一何長
命一何奇靑年司馬白首布衣劉蕡下第豈曰無能
林春大才卒歲躓蹬胷韜虎略萬末一施凜凜孤忠

唯天我知蒸蒸孝息上貫白日百年無雙四海寡匹
平生有手耻揖俗士酸寒教授夫豈其志人所不識
我實獨敬殉身而歿孰云非命歲在巳巳先生居廬
某也丱角不辨魯魚諂侍講席暮春之月我誘我引
我啓我發乾坤鬼神日月風霆靡遠不指靡隱不明
目我耳我昊天同德自是十年愁患壘得汨沒東西
而教不忒惡萌日茁善本日蝕悶悶望誨如飢求食
戊寅季秋過我柴門諄切之論昭在耳根其冬聞訃
淚落懸泉謂公晩歲厥志猶宣天道如何而又促賢
病不進藥歿不臨穴有靦古人窮冤永結孰繩我愆

孰覘我非墜緖茫茫卒業無期餘航嶙峋鼎津漣漪
四尺高墳千秋我悲已乎哀哉伏惟尚饗

祭閔正文

惟靈精降喬岳性鍾醇厚縉紳鉅望簪纓世胄嶷嶷
其表肫肫其中其光燁然仁義之充宏辭奮身桂籍
編名聲譽日隆價高連城翰苑文囿玉堂金馬揚鑣
獨騁天香袖惹惟直惟讜以補薇垣諫牘三千剴切
僉敦天曹郎僚世謂清選得公爲佐九流咸叙出治
松京莅民以惠咸曰父毋來我何遲奉已甚儉莫干
毫絲有此清德猶恐人知分施朋族不露圭角入副

烏臺繡斧凜烈風霜挾威燕雀爭避振綱頓紀萬目
自理凡所履歷動有聲績翩翩鵬路方展驥足千里
未半坦坦無壍朝野傾注將謂大用那知此日歲值
龍蛇一疾奄爾百身謂何哲人忽萎爲善何益天不
可問神不可質嗚呼哀哉公之處世一何休休擺落
念累與道優游有酒則飲不事營求家屬告窘略無
難色酷耽經史罔有作輟文章大肆奎壁輝映鏗戞
正雅放遠衛鄭有如明庭迭奏韶夏云何不長遽入
脩夜陽春曲絕千載和寡位不副才壽不稱德茫茫
此理孰知其極等旣獲同朝又忝游交景仰門墻泰

山其高來拜床下情淚橫頤共將誠懇聊奠菲儀神
其有知庶幾右之

祭金公綴文

巍巍其表浩浩其胷學耕文穫聲華夙融振振昆季
皆以辭雄聯翩登第榮溢海東迺試瀛洲玉堂春開
載入霜臺柏府秋回忠顯于朝仁洽于族友歸其信
人稱其德方期長騁爲國柱石孰云斯疾而至此極
茫茫彼蒼果是天耶吉凶禍福又誰尸焉不肖奚壽
賢何以促青春之交白首相失幽明永隔一慟腸絕

祭朴舍人紹文

維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九月朔壬寅越三日甲辰友人具位某敬祭于故舍人朴侯彥胄之靈侯仁其麟侯瑞其凰有趾有羽大邦是光德之何促而壬之長何貧隨夷胡富盜莊天之未定我淚之汪及其旣定必者彼蒼子壻同蓮將發其祥路聞是喜敢告幽堂宿草酒淚庶歆我觴尚饗

祭權副正琫文

嗟嗟先生湖海之英胄于陽村積學登名含章挺立爲士之楨職踐犬府何必孤卿壽踰知命奚慕聃彭嗟嗟先生身屈道贏敦宗以仁許國以誠舊藻宣力

矢輸其忠長途方騁大限已窮康子之歛曾氏之全
旅櫬沂漢我淚如川梅湖魚鳥與君有期嗟嗟先生
今永違矣酌以告君君乎我歆有知無知一慟摧心

祭伯兄世鶡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八月朔癸巳舍弟世鵬謹備
清酌庶羞之奠嗚呼天痛哭敢昭告于故兄子翮之靈
嗚呼兄乎胡然而暴逝耶有父母在此有妻在此有
弟在此有子女在此有親戚朋友奴僕在此嗚呼兄
乎胡然而暴逝也奴僕而號其仁朋友而悲其義親
戚而慟其情而至於兄之子女喪厥父弟也喪厥兄

妻也喪厥夫父也母也喪厥子而況兄之喪厥身乎
此五者窮宇宙無涯之慟也嗚呼痛哉兄其知耶其
無知耶有知我無以知無知我無以知如其無知已
矣已矣如有知也胡不一入我之夢告我以昭昭也
吾年後兄四歲自六七時泣而隨兄學于金君士盈
之廬食則同盤騎則同馬寢則同衾坐則同席而兄
之孝友出於天性其自少時能念我鞠子已超尋常
萬萬也二年池洞三載松山武陵之寺安國之刹攻
苦幾春共咬菜根撫我護我使我免慝皆兄之力也
十年之後兄武弟文兩業既歧所趨不同離合糾紛

情緒相繆癸酉春暮我嘗發熱轉席痛苦命在呼吸兄來自浦涕泣措救聞兄之聲萬死若蘇我矢兄負我食兄匙劬勞百般置我生路自是我身長患風疾微兄之力久矣枯骨歲在己卯我又病疽膏血滿軀過者掩鼻兄猶負我治療多方我痛兄針我號兄呻由秋及春夜不閉目我疾未愈若痛在身我疾既愈兄始安寢父母生我兄實再生及遊京師亦必同裯酸寒漆邸我食無羹兄必為辦以慰飢渴讀書夜臥困或露肘兄必為起以掩我肌庚辰九月送我于漢江壬午三月送我于漆邸癸未四月送我于貞陵洞

千里客遊三送弟南握手輒悲每沾衣巾友于之篤
視古無愧今年四月十三日兄將有南行自內贍洞
家出宿漆邸我亦携壺陪兄騎馳月到漆邸與漆邸
人爲飲作長歌以送兄嗚呼孰謂是別之爲永訣也
早知如此雖加以萬鍾之祿豈敢一日安于京也六
月二十三日得見兄六月十一日書弟在是日安知
是月二十一日已爲兄遺世之辰也七月初五日許
磁之奴以書來報曰鄉書到矣喜而開之則曰汝之
家兄某日逝矣然猶未爲信者謂兄之仁足以壽也
嗚呼痛哉仁果不可恃也孝果不可諶也孰謂吾兄

而至於死也我呼兄不聞我言兄不答我將憑誰而
訴我冤也兄嘗語曰我有疾欲灸我未及省而使兄
至於此極兄之亾也弟之罪也弟於今日雖欲灸之
其可得乎聞兄臨卒之言亦何以爲心兄之天性純
孝其於父母未嘗頃刻而弛于懷以撫弟可驗矣我
恐兄在九泉尚念父母而夜夜哭于靑林也嗟乎吾
兄人生上壽不過百年其享六七十者亦云稀矣浮
生脩短終古無定兄之三子一女足慰父母之心孤
孀弱子父母足以垂恤弟在人間亦當竭一心力其
亦無以慮也兄其聞我言耶其不聞我言耶幽明茫

范一慟腸絶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碣

故舍人魚公墓誌銘 幷序

大明嘉靖八年歲在己丑秋八月某辰魚先生卒于漢都其二子應星應辰自嶺外奔喪九月奉柩南歸越明年月日克葬于金海府東靈原之原徵銘於某曰知先君者無如子義不敢辭哭而序之且銘焉先生諱泳濬字彥潾其先出咸從有大丘縣令 贈判書淵生五子長曰變甲卽故相世謙之祖其最季生員變文娶居金海生王考孝善父行司直諱漢倫娶

交河金氏都染署副丞自珍女成化癸卯先生生幼
而篤學長而益勵連魁鄉試中甲子生員進士今
上即位之明年擢甲科拜濟用監直長即選為弘文
館博士　賜暇讀書及為副修撰以兩親在千里之
外夙嬰風疾三上章乞養出宰軍威縣惟縈蔘是贍
有豪宗憚之譖於權貴人權貴人誣告方伯以重斂
啓罷之士林咸惜其受誣時方伯宋公千喜終身為
之愧恨家居二載復以尊親之命就為校書別提即
拜副修撰為修撰為正言為司醞署令復辭職歸養
其餘靈山三嘉皆以親病辭不就乙亥冬丁內艱服

闋拜直講再除兵曹正郎又皆以尊夫人之病不就
又以獻納 召尊夫人曰以余故屢孤 聖恩不可
始就職兩司 啓罷昭格署例遞爲直講俄拜司憲
府持平是時同僚皆新進議皆枝梧復上章歸養拜
蔚山郡守治稱爲古今最己卯秋尊夫人卒于郡服
闋 召以獻納爲承文院校理爲吏曹正郎爲掌令
爲議政府檢詳舍人誣以山麓掘取坐罷越六年己
丑夏復拜舍人爲軍器寺副正爲掌樂院正拜執義
未幾以病還拜掌樂正而卒娶叅奉白自精女生二
男一女長應星業儒次應辰生員女適忠義衛柳嵩

宗庶子曰得水先生其乞養閒居者數矣而持服者
六年罷散者又八九年用力既久其爲學益深其爲
道益高望之其色莊卽之其言溫其起居飮食皆有
法度峻而容介而羣其事上極其敬其撫下極其慈
其親在也雖　睿眷日隆而不樂榮進無一刻忘孝
於家其親歿也雖閒居畎畝而不嫌罷退無一刻忘
忠於國故余嘗侍先生語及乎親輒泫然流涕語及
于國輒慨然太息嗚呼使先生之道終不得大其施
吾誰咎乎其天乎銘曰
道足以顯而位不過三品仁足以壽而年僅至四十

七將巓于賢子孰艾其福曾參未嘗爲親刲股而孝莫與競杜甫未嘗爲國殺身而忠不可及先生之墓前有三叉海門後有神魚石岳海可涸爲田石可爛爲谷而先生之名則不可滅

故陽城縣監安君 珽 墓誌銘 幷序

順興安文成公始以吾道倡東方其苐幾世孫全州府尹諱知歸於君爲曾大考是生諱瑚及璞瑚爲工曹叅判無後璞爲工曹判書生兵曹佐郎諱處善乃娶尚衣正崔潤身之女生君生五歲毋歿繼瑚後見養於夫人金氏又五歲叅判卒又一歲而佐郎逝君

早孤能刻己慕前賢築書堂於終南家園名曰顧齋
彈琴自娛一時名流皆來訪佐郎公之友相謂曰佐
郎不死也中丙子司馬己卯應賢良科補藝文館檢
閱俄拜承政院注書其冬罷其職削其科辛巳冬以
交通安處謙杖流昆陽戊戌歲　特命放歸逮　仁
宗大漸命給賢良科今　上初朝廷請還削其科然
猶錄其賢宰陽城縣君事繼母宋氏至孝爲政多恕
有古人風戊申二月辭疾歸是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五十五初娶東城君女無後又娶申世洸女生二男
二女男長光國娶宗室黃壤正女次瑞國女長適某

嗚呼君謫昆陽之十七年我爲昆陽始與君相見君
嘗作歌曰我欲剳吾心爲星月掛之九萬里天上庶
望西方之美人也然可與知我者道難與不知我者
語也知我心者莫如子我不敢不吐每嗚咽出涕其
言極悲惻類楚辭我嘗謂君曰君必放還其後果然
我爲白雲洞祠堂君奉文成公影幀南行又若有契
及君之卒也其子光國必欲使我誌君墓久而愈懇
嗚呼是果知君之知我而亦知我之知君者也我又
何說之辭銘曰
身之屈伸誰使之然也心之虛靈其星月之懸耶子

知其父父知其友吁一圭石其於久也何有

故教授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國珣字和仲靈山人其五世祖斯蕆任麗季爲典工判書生女而烈有男五人其三曰悅官至節度使節度生兵曹叅判諱處康於君爲曾祖大父諱性孫登武舉官爲萬戶父諱鶴再登虎榜四佩銅魚官至文川郡守妣南平文氏獻納汝寧之孫生員璈之女以己亥正月初五日生君君少遊泮宮爲學甚力屢中無所成積親蔭試爲教授德源以便省文川也文川之辭疾也扶侍而歸數年而文川歿又十年而

毋歿又十年丙午六月二十日君以風疾終春秋六十八娶昌寧望族成臣蕙之女生五男二女男曰駿業武次曰駉登文科爲居昌縣監次曰騄內禁衛次駧驎皆幼女長適士人河玉柱次適士人金滓成其年九月十九日葬于鶩池山之陽君自文川歿後優游湖海不復世念事毋孝居鄉以德鄉里咸以長者推焉種必穫意者其收之必自駉始乎駉以書寄千里乞銘於弘文館副提學周某其辭甚哀世鵬執書而嘆曰向年升君之堂舉酒相酬觀君德隅甚詳嗚呼吾忍銘君之墓乎其忍不銘君之墓乎銘曰

靈嶽後聳洛水前洋原于鶩池有封若堂千秋萬歲
是君之藏

故安東府使宋君妻李氏淑人墓誌銘 幷序

淑人姓李氏延安府人高祖父諱匡以司僕正卒
贈兵曹判書曾大父宗茂以嘉善大夫林州府使卒
贈左贊成 太祖原從功臣大父懷林以忠佐衛司
大護軍卒 贈左議政 太宗原從功臣父石亨爲
純誠佐理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城府院君延城娶
高靈朴氏眞言女生淑人眞言爲 宗廟署丞丞父
資憲大夫永興府尹曼祖三重大匡判厚德府事林

宗延城鍾愛淑人選婿得故安東大都護府使恩津
宋侯諱汝諧爲人文雅有德行不克大其施先淑人
十九年卒淑人天性貞靜不喜言笑又養於賢父母
習熟內外大家之風能以禮自守夫婦之間相敬如
賓肅然有別未嘗匹處安東之獻納于內出刺于外
而其直言在朝遺愛在民者淑人有助焉喪必盡其
哀祭必竭其誠勤於紡績至老不懈常曰人各勉其
職分之所當爲斯可矣其訓子女言必稱延城內外
諸孫皆學孔子而無一人執弓淑人之教然也生五
子三男二女男長世忠登第歷踐郎署由庶尹爲加

平郡守爲淑人乞養也次世良爲 健元陵叅奉次
某早死長女適別座尹某生三子沆涑河皆業儒涑
先登蓮榜其季適黃某生一女先逝郡守娶朱溪君
湙源女生一男一女男曰麒壽業儒長女適進士鄭
者次適丁應斗叅奉娶某女生二男一女男長龜壽
業儒次麟壽有道而能文今爲弘文館修撰淑人以
嘉靖四年十二月某日卒於漢都某里年七十有九
得明年之二月二十九日移葬于懷德縣食莊山下
從安東兆禮也修撰將會葬泣謂世鵬曰子其誌吾
祖母墓噫世鵬而能銘淑人之德乎淑人於平生孝

以事其親義以事其夫善以教其子孫斯三者太史氏必大書於冊其所以不朽者奚待銘爲辭不得則再拜而誌之其銘曰

延城孝女厚德外孫寧其家風令德是尊擇所宜歸配此仁門存事如賓歿事如生有肅其禮有烈其貞善誘子女導勤紡績伊教之行爰自加乎諸孫彪炳蔚有儒名修撰秀發足繼延城厥根斯茂厥枝斯榮衮衮餘慶其無窮已吁一片石紀千載矣

故新昌縣監姜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僖字仲說禮曹參判姜公諱澂之子也力學不

隹以門蔭補歸厚署別提三轉而爲司憲府監察出
宰新昌縣二年聞叅判公有疾棄官歸公卒持服過
制服闋之明年己亥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四十八葬
于安山郡石谷驛坎向之原從公塋也君娶羅州大
姓僉知金鳳瑞之女無子有毋弟四人曰儀今爲積
城縣監億爲　王子君師傅儼積學未第偉爲承文
院正字君遺命立儀子應瑞爲後師傅以夫人意泣
且謂曰吾兄之孝友而天不嗣猶有天道乎圖永久
莫如文惟子是屬嗚呼君之孝友出於天性推是道
大施於民其可量哉夫以世家積德蘭玉衮衮其施

者同而獨於君靳其報何耶吾聞夫人設衣裳日三
奠奠必親至今啜饘不梳眞烈婦也殆天鍾其節以
彰君德歟其不朽矣待吾言然夫人有請敢無辭乎
銘曰
有弟之賢有妻之義其道行于家其身瘞于是

故比安縣監金君墓碣銘 幷序

君諱彥庠字冑卿瑞興人 贈議政府右議政金公
之子也成化庚子歲君生幼以奇童稱戊午之變議
政公謫熙川越七年甲子被罪于順天君謫泗川丙
寅蒙 澳恩癸酉以蔭補 奉先殿叅奉中壬午司

馬轉至內資寺直長陞東部主簿由司憲府監察出
宰比安還爲廣興主簿又出爲軍威縣監庚子丁妣
順天朴夫人之憂執喪過哀人責之則泣曰先公有
訓也毀益甚葬之日乃卒且曰今旣葬畢無復恨矣
享年六十一明年辛丑葬于昌寧月末洞嗚呼君乃
吾同蓮友也吾之持服枕塊也爲來而慰哭吾獨不
能慰君之居苫又不能哭君之入地幽明之間每愧
有負一日君之子立以君之狀泣而乞銘曰知吾先
子者君也嗚呼吾復以不文辭以永負吾胄卿乎世
之綦議政公頗一見胄卿而不得者多矣其生吾友

之其歿吾誌之嗚呼吾無憾矣君娶士人孫晫之女生一男立中戊子司馬今爲活人署别提别提娶縣監郭瑋之女生二男一女長壽愷餘皆幼銘曰

議政有道遭世罔極 中廟是憫寵以崇職父種不穫謂子可食君胡於世壽祿兩嗇天之茫茫暴行仁塞青氊惟孝可警羣慝書之片石垂示千億

許剛之墓碣銘并序

君諱欽字剛之金海人其先首露王以王妃許氏故從母姓六代祖邕爲高麗諫議大夫生掌令少由掌令生濟用副正秩秩生唐津縣監祺於君爲曾祖是

生大父諱汝翼卓歿考諱金壽中司馬拜老職僉知
以子誠靖國原從功　贈嘉善戶曹參判娶縣監鄭
玉潤女生君君好讀書刻己力行於孝友最屢舉不
中乙亥歲四月初十日病終于京其友哀之送柩至
三田渡者百數其年十一月葬于三嘉縣之立石山
享年四十四娶和順崔氏進士潤江之女龍川郡守
崙之曾孫崔氏之外祖母黃氏卽我先妣之姨世鵬
由是知其淑愼甚詳乙巳八月二十七日捐舘享年
六十八子女若干人其子天錫嘗從我學迺爲書走
千里告我曰吾考賢而促母在終身哭泣不茹葷每

言汝父亾時以汝在襁褓中不忍棄而死苟活至今
云今既祔葬請一言以圖不朽其辭極悲怛嗚呼在
他人有所不忍拒況於天錫乎遂爲之銘曰
遙遙紫纓降于天王于駕洛首露賢神孫不億金姓
傳或氏后許餘慶綿邑爲諫議麗朝翰掌令以下簪
裾聯緜判高卧福自纏身耆子勳光三贈偏維君一
生潛簡篇餘力學問孝悌先夭閼于京鬼范然百友
哭柩江上船是時襁褓在海邊杞梁有妻城爲顚鞠
孤無誑孟母遷手采澗蘋三十年高樹多風皐淚漣
斧斤屋一祔重泉玄種德必獲如種田試書圭碣以俟

焉

故鄭生墓碣銘并序

君諱謇字士冲東萊人高麗左僕射穆之後曾大父諱孝卿慶山縣令大父諱穗高陽郡守父諱仁俊玉果縣監妣全義李氏繕工正益禧之女卽高麗大師棹之後君生於正德乙亥五月十六日卒於嘉靖乙巳五月初一日是年八月十二日葬于楊州之忩五里丙坐壬向原先塋之前娶原川君邊脩孫女生二女二男男長淑男次淑度皆幼君專心爲己之學不求聞達於人甲辰夏從吾于豐基郡齋與之語信乎

其不惰也是冬覲于京一疾三序竟不起其友奇蹊
泣而請銘曰君之事親左右無違祭祀必盡敬平生
用意皆類此晝夜潛究少無間斷若將有得而不幸
短命云嗚呼斯人而我忍銘之乎銘曰
如其不仁何貴乎六印之蘇秦如其無道奚取乎八
百之彭老生既以心爲師兮庶毋自欺有子及女全
而歸之兮夭顏氏一歲何悲吁汝一片石獨不愧刻
吾之辭

故仲母魚氏墓碣銘 并序

仲母魚氏與故相世謙同曾祖有大丘縣令淵生五

子其一生員變質是生皇考直長諱孝根旣幷來吾
仲父副護軍諱文佑夫仁而婦順家道最肥生二男
二女女長適士人安祐男長世麟皆賢而無後先逝
季女歸典籍裴世績子麟佐季男世鸞娶司諫安覲
女內外孫甚盛嘉靖癸巳六月初二日卒享年七十
七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漆原縣西安谷山東支
從仲父兆同域而居前仲父之歿在乙亥歲鄉人會
哭曰仁而促天可必乎己卯春世鸞娶妻未幾嘗病
腫危劇無生理鄉翼裴瑾曰周某長者旣不得壽又
喪是子則是無後也使天有知决不然疾果瘳鄉人

又相賀曰天實不可誣也嗚呼仲母之德克配仲父
是其後必昌勒于石以俟天銘曰
安石山中峯聳出迤而東者龍起伏前臨邑右有驛
大川㵎㵎遶其麓卜吉宅裕無極維爾子孫宜永式
故説書安君墓碣
君諱嶒字士謙缺司馬缺以文行缺刑部員外郎缺
別舉缺司説兩書缺縣監不赴缺天姿頴悟缺俾門
遺缺兄子宗慶爲後缺崔氏缺引柩車沂缺踰嶺缺
此碣中經兵燹雖刓缺不完而旣爲重刊則先
生文字之流落於世者雖缺字斷句不容不傳

故謹依春秋存闕文之例玆附刋

先妣貞夫人諱辰哀誌

嗚呼痛哉慈妣貞夫人享年止六十有九降於成化之歲正月初五日踣於戊戌之年十月初五日葬於己亥之年正月初三日越一日掩封亦初五日也其在人間終始七十年嗚呼痛哉慈夫人生四歲而嚴府黃府君謹中歿外王母尹氏世家也嘗讀小學雖居窮寡其保育教誨也有道內外族人同辭曰此黃門賢女也年十六歸先公于陜川事舅姑盡禮以孝我曾妣金淑人及我祖妣權夫人每言曰此周門賢

婦也祖考參議公卒於庚戌祖妣權夫人卒於巳未
執喪祭極哀以敬陜人皆言曰此孝婦也自是先公
移家漆原家道睦以肥撫恤三族寒飢一視而同仁
漆人皆稱曰此仁妻也生一女二子女適士子卞瑗
卽卞仲良之後子長世鵾娶都承旨朴公漢柱之女
其季世鵬娶弘文館校理河侯沃之女婚嫁旣畢二
子分業文武鄉人皆曰此福母也厥後自巳卯河氏
甲申伯氏庚寅姊氏相繼不幸先公每不樂於生雖
疾病不藥曰人而久生何益纔越三年壬辰而遂卒
先夫人亦涕泣長痛曰余豈福母耶又不滿七年而

捐館嗚呼僅二十年間盡送至親無復餘矣不肖孤實承餘慶方按察于西海道遂值慈妣諱辰於首陽之下有懷二人霜露之感既潑閉戶孤怛僾然如有所見肅然如有所聞術省罔極著存恍惚不覺洛上松柏尚隔數千里之外遂泚淚而爲之記

武陵雜稿卷之七　別集

武陵雜稿卷之八　拾遺

賦

次金濯纓秋懷賦

積雨既霽秋入山堂隱几夜坐惆悵年光攄千里之遐懷兮撫一身之昂藏捐紈扇於弊篋兮辭竹簟於寒床風策策以雲開兮月油油以天長瞻北斗之回杓兮湛太虛之凝霜四壁寂兮無人一褐單兮其凉嗒形槁而心灰兮悅顏回之坐忘余非句漏之令兮肯慕丹砂之方余非金華之童兮寧牧山東之羊學未至於曾史兮知不及於平良巢一枝於濬林兮傲

萬鍾於周行三歲長卿之渴兮十年點也之狂朝浩詠兮周孔夕清嘯兮三王腸已撐於千卷兮飽何待於五倉願身化爲元龜兮冀一獻於未央聞百蟲之吟秋兮涕無從而盈眶緬鍾期之旣死兮伯牙斷其峩洋世無人其知已兮孰云道之能昌舟不繫而泛泛兮鶴孤擧而昻昻憫此身之支離兮歎天命之靡常知者掩口而盧胡兮仁者亦不爲悲傷撫長劒而慷慨兮勸秋風以一鶻胡一氣之候至兮使余涕之滂滂方天地之交泰兮聖恩覃於遐荒邦有道貧賤耻兮孰不取富貴於方將擧兩耳於盛世兮聽鳴鳳

於高岡松可支乎明堂之棟兮櫟可樹於無何之鄉大丈夫當不朽兮豈但雌伏於文房邈宇宙之寥廓兮渺余思之悵悵仰闕里之多賢兮紛濟濟而蹌蹌獨回也之庶幾兮知用舍與行藏一簞兮一瓢處陋巷而猶康得聖人而爲依兮亦奚慕乎虞唐悲一間之未達兮嘆今也之即亾由食輒兮冉富季乃同不乎孔墻何度量之相越兮若河海於斷潢顧達士之閑閑兮擬遠志於羲皇彼貪夫之汲汲兮登壠上而四望見南山兮不見雲苟易地則皆當彼既遭世之罔極兮逢聖代胡爲乎遑遑石之罅兮泉湧崖之溢

兮菊香上東皐以長嘯兮操清流以成章余旣滋蘭
之九畹兮孰云無人以不芳秋自秋兮人自人又何
爲乎酸心而悼傷是曳曾參之屨兮口甘陳平之糠
闢楊墨兮排佛老誦孔孟以爲常翺翔乎禮法之路
兮逍遙乎仁義之場追聖軌以日進兮法天運以自
強疇能與草木之無情者共榮悴於一陰一陽雖然
七尺身短萬古心長寂寥燃糠蕭森墨莊貧神不去
窮鬼鵾張老劒泣風潛射光芒精金埋塵百鍊其剛
緣一氣之外鑠兮紛萬感之中戕誠獨難於自進兮
將禮義以牢防懷秋日之西飛兮舞斑衣以尙佯乃

起而爲之亂曰自其在我而言之則貧賤之樂難量自其在彼而言之則富貴亦一電忙何必臨秋風以遠懷兮使五臟皆受刀搶也吾將爲歲寒之松柏兮不與衆葉而同黃也

歌辭

道東曲九章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口再偉繼天立極景幾何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偉주거니받거니聖人의心法이다믄잇분니이다

禹湯文武皐伊周召⿰口再偉君臣이相得景幾何如

下土茫茫거ᄂᆞᆯ上帝是憂ᄒᆞ샤圩頂大人을洙泗우
히ᄂᆞ리오시니偉萬古淵源이그츨뉘업ᄉᆞ샷다
顔生四勿曾氏三省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偉學聖忌
勞景幾何如
率ᄒᆞ리天命之性養ᄒᆞ리浩然之氣呥偉至誠無息
이아本니이다
光風霽月瑞日祥雲呥偉그처딘긴ᄂᆞᆯ어엿데ᄒᆞ야니
으신고
人欲이橫流ᄒᆞ야浩浩滔天일서一千五百年에晦
翁이나샷다敬으로本을세여大防을밍ᄀᆞ르시니

偉繼往開來아仲尼나다ᄅᆞ시리이잇가
三韓千萬古애眞儒를ᄂᆞ리오시니小白이廬山이
오竹溪이濂水로다興學衞道ᄂᆞᆫ小分비이리어니
와尊禮晦庵이그功이크샤다偉吾道東來景幾何
如 竹溪出小白山 濂溪出廬山

六賢歌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嚼偉程伊川의展也大成貴ᄒᆞᆫ
주ᄅᆞᆯ뉘알리잇고
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嚼偉張橫渠의一變至道力踐
景幾何如

手撥月窟足躡天根𠹭偉邵堯夫의鴐風鞭霆歷覽
景幾何如

篤學力行淸修苦節𠹭偉司馬公의事神不欺獨樂
景幾何如

安靜詳密雍容和豫𠹭偉韓魏公의端嚴謹重이어
ᄂᆞ제반ᄇᆞ시리잇고 朱文公曰韓魏公無項刻忙時亦無纖介忙意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𠹭偉范文正의
進退有憂어ᄂᆞ제즐거우시링잇고

儼然曲七章

儼然端坐如對聖賢𠹭偉一點邪念이이드러셔나

링잇고

仲尼顔子所樂何事嗚偉ᄎᆞᆺ고아마로링이다

溫溫安安어려우니疊疊翼翼닛ᄉᆡ마오嗚偉敬으

로丘隅를사마틴ᄃᆡ안ᄉᆡ마옵새

노ᄑᆞ다노ᄑᆞ신하ᄂᆞᆯ해두터우나두터우신ᄯᅡ해ᄇᆞᆯ

ᄀᆞ나ᄇᆞᆯᄀᆞ신日月에春夏秋冬은ᄂᆞᆯ로ᄒᆞ야흘러가

ᄂᆞᆫ고偉一元循環悠久景幾何如

動ᄒᆞᄃᆡ天을보오靜ᄒᆞᄃᆡ地을보오嗚偉俯仰애ᄇᆞᆺ

ᄭᅳ럽디아닌景幾何如

謙遜自牧和敬待人嗚偉萬福無疆景幾何如

北窓淸風南軒霽月偉羲皇ㅅ사ᄅᆞᆷ과어니아디닝잇고

太平曲五章 翻出家語

몸애란允恭ᄒᆞ시고사ᄅᆞᆷ애란克讓ᄒᆞ시니偉唐堯聖德이하ᄂᆞᆯ와ᄀᆞᄐᆞ샷다

伯禹이居左皐陶이在右偉帝舜無爲므으이리잇ᄉᆞᆸᄇᆞ시리잇고

內修七敎外行三至偉太平景幾何如

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偉進賢景幾何如

滿ᄒᆞ면損ᄒᆞᄂᆞ니益ᄒᆞᄂᆞᆫ謙ᄒᆞ쇼셔偉江海能下

百川이朝宗景幾何如

書

答張豐基 應璇

伏叨存翰兼領別惠果膏至珍之味潑荷舊眷不弛也違奉多年披雲何時病中愈覺停雲戀苦似聞雲洞諸生藏修相踵想自此春暄省耕之餘閒臨竹溪漱綠水以歸其興如何每蕭然夢小白舊遊不知此身猶卧終南之下伏惟尊照謹拜謝

寄姪夢台非熊

千里遙念我懷如何一曰保汝之身二曰勤汝之學

毋狎不順毋弛孝誠毋萌發私心以害天理毋與隣
里小兒覔梨栗爲戲以負汝叔之望也夢台當讀胡
傳非能當讀史略早年不勤晩悔無益汝叔亦噬臍
無及矣台乎台乎汝之先君竭力學問窮不得志飮
恨而卒予念至此未嘗不肝腸之痛刺也熊乎熊乎
我伯氏業武未就生平爲恨汝豈知乎予念至此不
覺涕泗交流至於失聲也台乎熊乎勉之勉之無負
我兩伯氏九泉之魂况我祖廟乎念到汝輩欲爲一
聲痛哭而不得汝輩豈知我懷之痛耶汝輩皆聰穎
若念汝叔念汝之心則必不暫時安心怠懶吾行待

秋潑必向南路矣見汝輩爲不遠矣各相敦勵以副此懷

寄姪非熊

聞汝懶學心知吞惡物汝度汝力足以彎弓乎汝度汝才雖非學問而可取功名乎伯氏業武未伸厥志而卒九泉之下亦不忘汝汝不勤學欲爲何物汝若從我言則人也不從我言則獸也汝將何擇我雖無似告汝之言則不敢欺也嗟乎汝乎汝豈知我慟之入骨髓也汝欲從閭里常人小兒之習不從我窮天之慇則地下伯氏之心汝將何以慰之爾毋忘我言

此言卽伯氏之意也我實負汝耶汝實負我耶欲行千里一步最要汝其進進毋退前此累以書遺汝汝不惕然動念涕泣篤學吾誠不足不能動汝

又

邇來不寄書於爾然我豈敢忘爾于懷耶每念汝懶讀不勝抆淚汝豈知予懷憫慟伯氏存時敎我曰熊之不學則汝之罪也嗚呼我敢忘斯言乎汝數汝年今年幾何汝亦念汝之年乎抑念汝之先君乎嗚呼汝先君不知念獨不念我父母念爾之情耶嗚呼學問固爾之事孝悌空先着心力凡人見無禮之子弟

曰此無父兄之人也汝念斯可不懼哉我不勉已而勉爾篤行難矣然汝若加念小知我懷之悲矣

又

邑吏來得聞萱堂安慶潑喜潑喜我曠定省已一十八旬身雖繫此慕夢長歸遙想汝身日就長成一喜一悲汝豈知我懷之酸且苦耶我於甲申四月十三日夜與汝先君共被于京邸十四日曉我以祭官向禧陵汝先君向嶺南嗚呼此吾兄弟永訣之辰也我今屈指息之計月則于今三十有四朔計日則今已九百七十有餘日羑被之懽無復望矣鴒原慟潑防

罔增悲我懷至此況我父母之情乎我自少時稟性昏睡雖懸髻夜讀輒爲眠魔所欺自我伯氏歿後或明發不寐不覺冬夜之長也嗚呼汝尚少不知念乎念之應倍我汝亦自念汝年幾何汝亦自念汝學幾何我聞汝好學則喜不好學則怒者以使汝學乃汝先君志也汝念汝先君則宜勤而不宜怠故我以汝之勤不勤占汝之念不念自古孤窮之人多就聖賢之域何者以其哀傷感慨是以長其思慮而敢於學問爲善以無忝其所生也我之望汝者其一守汝之身慎飲食謹居處斑衣獻舞以娛我父母其二立汝

之志絕遊戲好書冊力學不倦以追汝先志汝患眼
疾我之所憂不弛於此汝其善保嗚呼吾言卽汝先
君之言也汝聞我言亦悲夫矣去年汝以手書遺我
今年不見汝手書汝於去年息我而今年不息我耶
汝於去年明而今年昏耶汝雖不能忘我抑以書之
拙而以傳我爲耻耶忘則勿復道耻則庶乎近矣其
自今人有北來者輒以書寄我小慰汝叔無涯之望
嗚呼言有盡而情不可窮也退筆三柄送汝學字一
分于頣福關山千里歲律已暮前距元日只隔十餘
朝侍懽除夜望汝而已正月初五日卽我慈闈誕辰

汝須往謀于子翰且告于丘嫂氏及我内子具酒饌邀一門以懽我慈闈心毋作悽慼之容以傷我父母之念汝其念哉

寄姪慥

前日修書皆有相勉之意亦慮君等悲懷深悔吾言之過激雖然白髮所仰只有君等吾豈敢憎君等吾豈忍毀君等耶念吾父兄皆在九天之上非此白髮無以一言相告者故敢縷縷不知止也望須哀鑑須於兄弟同衾之際細量吾言我亦衰耗日切歸去尚得遂願可與君等日處論心庶去此遠離哀苦之情

也最可愍者君兒十歲不識數百字吾父兄寃悶恐日滚於長夜也念及心折骨痛加以大嫂氏初期將逼益想君等哀怛遠隔奈何奈何并惟哀照言之無盡流涕而已

又

伏想祥期已逼悲怛罔極正繫官職無計就哭幽明一恨益切益切孝思何限何限每念仲熊患瘧長呻阿慱亦氣弱甚艱持服大抵君亦未免氣弱常戒保護不可小緩一二季望君如父君亦護恤二季奚待吾言然若於暑月小失保護雖平人亦有中熱中濕者

况喪中之病且弱質乎望須盡心相勉勿以吾言爲迂少或不謹後悔無益人孰不愛父母及其父母之歿求父母形影而不可得若求父母之形影莫有如兄弟何也兄弟一身各有一父母息父母而不可見捨兄弟何求哉吾故每羨君之四娚妹尚見四父母也嗚呼吾復求見吾父母形影於何處故每欲見君等三孤欲見吾兄一身之所分也悲夫悲夫土脉和沃則生草必茂一家和則生福必盛吾爲一官不顧君等哀苦吾之無狀吾忍道乎以此使君等孤號竆冤吾罪何贖行且歸田與君等日處小雩此抱無涯

之痛也

雜著

勸埋征南亾卒白骨文

竊謂多種穀者不求富而自富多種仁者不求福而自福然種穀者遇水旱蟲魚之災則或有時而不食者矣至於無水旱蟲魚之災無時而不獲者其惟種仁乎故積善餘慶稱於易作善降福稱於書孔子錄之垂諸萬世豈偶然哉伏以頃者倭寇陸梁無辜之人橫罹鋒鏑熊川薺浦兩陣之間積屍蔽野流血濺道靖亂未幾邑民之治耕者或倒曳而沉水或逆牽

而委陸螻螘蠅蚋烏鳶猫犬之屬晝厭其肉狐狸狼豻鼪鼯鼩鼬之羣夜飽其膏自餘白骨散而不收支分節解錯如亂麻日曝風吹雲消雨腐幽魂啾啾長夜冥冥嗚呼痛哉是死者孰無父母孰無妻子孰無兄弟朋友之人也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所愛之身飄零於無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所愛之地洛陽城下幾切息鄉之夢寒月戰場空作羈旅之魄傾東海之波哀不可洗盡太山之土冤不可瘞方今 聖明在上賢相居下恩及禽獸化被草木拾瘞枯骸非爲細事且太平天下頗有風水之災南民每被其害余嘗

㤞焉今而息之無乃是白骨者之冤召致乖氣之萬一於我民乎石梅山僧也欲捃摭枯骸於山海之間聚建萬世之宅永鎭窮冤之鬼噫公卿士夫思慮之所不及而山僧得之豈不瀫嘉其意乎先儒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而言之是死者同吾天父地母之子也同吾 君之民也同吾之兄弟也不幸而至此豈不悲夫人之聞我言惻隱之心其亦油然而生也歟當倭變之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革微斯輩戮力血戰吾屬之並肉於賊手亦未可知也故余於勸文不毛擧古者陰隲之事以潰告之而以種仁收福之

一端爲君子流涕而陳之曰瘞是骨而無是冤則豈特斯鬼之幸實吾民之幸也埋是冤而無是災則豈特吾民之幸實我朝鮮億萬年無疆之幸也況推仁於冥冥之中不吝其財以惠瘞資者其慶祥爲何如也正德十四年二月戊辰書

紀信論

楚圍漢王滎陽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呼萬歲皆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而信遂爲羽燒殺死子曰信之死善矣不死羽必殺帝獨恨其

不智可然則爲信計者當何以處之寧坐待其亡而
與君同死乎寧背城死戰而自效其節乎曰否滎陽
非守社稷之地則固不可坐待其亡效死者也楚猴
之強悍比之如暴虎則又不可輕提孤軍背城而决
勝負也昔者夫子遭匡人桓魋之亂皆曰天生德於
我匡人桓魋其於予何其無何而不動於心志者其
自守之智旣堅且確而自恃夫天定勝人之道也信
苟能有自守超人之智則處如是之變必不以事急
告之於王而乃曰所可恃者天也不可畏者人也陛
下有寬仁大度生民之焚溺者息爲之拯濟民歸之

天命之項氏雖挾扛鼎之力懷虎狼之心顧何能勝
天乎頃者間關喪敗危如鴻門困如睢水而尚不能
犯之者豈羽之力未足而然耶可見其人力之不足
勝天也今日之事雖至於危急而爲陛下計者定其
志待其天而已俾羣臣皆得知天之不可勝而人之
不足畏也則士卒各安其心以待天定而其終之成
敗實係乎天矣不此之謀而輕身鴻毛擲之於刀鉅
鼎鑊之中嗚呼其將死之心果自以謂漢王賴我而
不死耶愚意信之誑楚非誑楚也實自誑也何以言
之孟軻氏有言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信之謂

也信雖不死天助之則漢亦不亡信雖死天不助則漢之亡也可立而待然則天之助不助漢之亡不亡係焉豈關乎一信之術哉信雖假漢王之儀詐降於羽而圍西門者猶固守而不之東觀焉則漢王何從而出乎信之計又何由而施乎信之死特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信固不足論也而陳平以間世之智不能察天之理而出女二千餘人唱而和之遂成其事平之為人亦可知矣惜乎漢庭羣臣無一人料及此也愚故曰寧顧其君而不顧其身其忠猶可取也其智不可取也難者曰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漢

王之脫圍天則天矣而視其强弱於楚其危甚於累卵設使信不行誑楚之計則人衆而勝天亦未可知也曰非然雖無信天之所爲渺不可測也項伯項羽之叔父也於鴻門舞劒之際翼蔽以衛猶恐其不及者是天使之然也豈項伯不欲助其君而反助敵國之君哉且三阨於睢水而大風揚沙得以遁去此何賴乎信而然也信旣不得料天萬一而以誑楚爲得計此其智之不足也雖然猶知漢王之爲可王而事之以致死節雖不能料之於天亦可謂能料於人者矣擬之於范增事項羽竟不得其志疽背而死則善

矣哉

記

臨溟閣記

清河小縣也嶺之南七十州邑褊而民鮮清為最民之謀生者不于農而于漁故民益瘠而官益辱由是凡人之拜是邑也有吊而無賀貧窘是邑者亦戚戚不樂謂不足為治率皆束手無策以遣歲月夫孰有稼穡之勸而館宇之修者哉余少時嘗過是縣觀其公廨蕭條壞鈹居半不足以成邑余甚陋焉去年夏余補關東幕員之闕歸勤于漆原歷憩清之西軒新構

崢嶸丹雘燿日遶軒植竹爽豁蕭散洒然有物外之
息余戲謂主人曰觀竹亦知主人之不俗矣自是與
主人托以傾蓋之交主人曰吾自下車率民力稽堰
水以爲灌得水田幾頃用財以節使民以時積五歲
矣而民既足官亦有裕古有太守之官頹弊太守不
堪居或流寓吏民之家弊且不貲乃先營其官次繕
官倉次修公廚次改西廂次廣東軒功役已畢獨於
東軒之東古有梅竹樓皆傾圮雖不傾圮亦甚低壓
不足以望海與山吾欲仍舊址駕高樑前可以臨海
後可以挹呼鶴峯以海鶴爲名子爲我記之余以忝

走未暇也今年四月又自漆歷淸遙望高閣已翔翥於層霄之上卸馬攀梯倚欄長嘯無涯大溟已落吾眼底信乎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者也又於閣北鑿池種蓮荷葉初浮田田如錢亦可愛也徘徊瞻眺仰見楣間有臨溟閣三大字爲扁余謂主人曰前日欲揭以海鶴而今者獨以臨溟爲揭者何也曰此寧海伯孔公瑞麟所名也子盍記之余曰諾夫閣旣臨溟則擧海而山在中矣孔公命名之義其不在斯乎昔子路治蒲孔子過之三稱善政子貢問之夫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簡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余觀金侯爲政先力穡以足其民次繕其倉廩館守城池之制以完其邑卒乃重修樓閣以爲皇華登覽宣鬱之所易視改觀非復曩時之清矣苟非恭敬忠信明察之君子能若是乎雖使夫子過之亦必稱其善政不已鄭小國也而子產爲政鄭人忌其小也若金侯之治清吾未見邑小而無能爲也嗚呼使之移撫鉅邑則其可量也哉是固

不可以無記若夫玆閣山海之勝登賞之美則姑略之以俟夫當世之能言者金侯名某字某嘉靖九年五月既望奉訓郞江原都事商山周世鵬記

遺事

彝訓錄

先君生於成化丁亥十一月初七日卒於嘉靖壬辰十二月初八日越明年癸巳三月二十七日塟于漆原于叱浦道湖之西原少時受學於漆原之尹學長諝曰可教是時佛教盛卜筮且言曰是命短不宜學祖母權氏鍾愛之不令學平生以爲恨業弓屬龍驤

舅氏權公由兵部員外爲郎中凡六期常曰歸養姊
氏求官當有日也由是安於田野竟不遂武業
自少善養親祖母權氏每曰吾兒善孝我矣及長鄉
黨皆曰是善悌長矣
嘗殖貨家計日富甲戌歲世鵬年二十病危濱死遂
盡燒貸書是後不復殖貨
己卯歲鄉人推爲都約正世鵬每陪行凡爲會鄉人
皆服之
世鵬自少有虛名人曰能然未嘗一發矜語至連魁
漢城兩試人有來賀者曰僥倖及登第官爲侍從亦

必呼之以名侍坐賓客至如雜技碁局之戲非有累
命不敢爲也
晩歲與咸安居吳宓寧碩福結爲山水之遊會咸安
漆原兩官父老而樂之如咸之青松寺漆之天雞寺
及其茂林勝水皆舊遊也
其訓曰人間萬事自有分限雖欲踰分不可得小踰
分限反生患害吾自定已久故平生無分外心
一曰愼口二曰愼身三曰愼心
吾自少居鄉能敬人故亦未嘗受慢於人萬有受慢
未嘗與之校故亦未嘗受辱於人

汝觀奢人乎其心必驕汝觀儉人乎其心必謹驕者鮮保謹者鮮敗汝將何擇

一言一動當真實无妄今人喜為無實之言不情之動不欲汝曹效之

嘗築墻有回曲處輒命撤之曰吾厭其曲也又築墻既高立命卑之曰築墻不宜高豈有高而不墜者乎小而一家大而天下巨細雖殊為治一也人之用心當自小處始汝輩勉之

余觀今之守宰皆喜殺牛以為己供此風之起未滿二十年日以愈濫殆不可復止汝輩幸為此任慎勿

效此
汝爲守宰恐有不堪汝欲秋毫無犯又欲款遇人如欲款遇人無犯秋毫不得如欲無犯秋毫款遇人不得果若無犯寧不得款遇可也
侍側每欲留養輒愀然曰凡爲官欲爲不得不欲爲亦不可得出處隨命不可容吾心
凡爲守宰必外言不入内言不出然後可以出治凡外言雖聽若不用則不待加禁而自絕是患矣
譽己之言不喜無人覘己之言不怒亦難吾舅氏權公守平寧光州爲治最鳴至立生祠然我輩或進言

曰某事人或不便云則所答少喜色曰人也何能知舅氏有賤子名山甲者每進輒便佞曰某事某事人皆悅服云則必喜答曰人果悅服乎夫喜諂厭忠凡人之常患也賢者亦有是病汝宜察之

凡爲宰聦明若有不及必日記數事于内久而發問則下人所難測必畏服矣

汝輩出一言亦不可苟率一言善惡人爲之重輕可不懼乎夫爲行亦然

家前有棗樹爲水所囓偃跨溪路自世鵬別居後每昏定退必曰謹過棗樹庚寅秋以獻納散歸凡三歲

未嘗一夕不以是爲戒獨恠不命伐是樹豈故留之
俾日加警耶見是樹如新聽命每欲隕絕不得
曹水使允武來訪武陵村舍翌早家君命入縣致謝
時世鵬以修撰省覲恐溷縣不欲入謝卽修書謝之
家君曰汝必以曹爲武人而然也禮不當如是然曹
行已發不果入謝每以是爲戒凡遇人必竭處不敢
懈爲教皆類此
平生以儉約自守衣弊衣穿弊靴不以爲動曰內富
外貧者可說外富內貧者不可說汝輩爲學亦然
居鄉雖至賤之人遇之必盡誠故鄉人皆愛而敬之

規鄉風惟務公正猾吏不敢肆及歿小民益爲追慕
至有流涕者
長於一鄉凡赴鄉人飲燕其早晩必以時飮將畢其
出亦必以時言未嘗失酒未嘗亂
自少端重寡言笑吾伯父生員公倜儻善詼伯父率
先君赴鄉會凡言笑顧先君不敢盡還家必曰今日
吾弟在席吾言笑不敢盡昆弟間相愛重類此
吾高曾及祖三代墓在陜川寒食則宗家專薦其餘
端陽中秋臘月世俗所謂三名日祭則吾先君伯仲
季三家分行之先君居季故行臘祭每歲極寒必躬

備時物氷渡重江（自漆原向陜路有買浦甘津）而祭之雖風雪亦然我慈氏及兒息交諫不止曰他節則兄弟家備物臘乃吾次吾不與祭如不祭由是一家諫不得鄉人有喪及凡有患難必盡力救護如己之事鄉俗歸厚先君之力居多

世鵬少時汎濫讀書不喜精熟先君每戒之曰我武人不知讀書門戶然事萬而理一何不精了一書後讀他書也何爲紛紛然讀此讀彼不緊做精熟功也嚴教如此而世鵬竟不改是習故爲學晩益鹵莽雖悔泣何及

治家撫養各極其誠雖犬馬皆遂生殖

於酒嗜醴於魚嗜炙於肉嗜脯於果嗜紅柹世鵬每諫曰紅柹冷物不宜多服曰年踰六十雖死未爲夭也請服補胃藥亦不服曰夭壽命也非藥所及也自喪吾伯氏後忽忽無世間念姊氏又先逝益爲傷慟曰吾久生何爲嗚呼竟以此傷心而促年耶

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世鵬將赴京拜辭階下先君愀然曰謹言嗚呼是永訣之辭也鵬之拜辭每以愼口愼身愼心三者爲戒嗚呼不復聽玆教矣

在昆陽一日慈氏愀然命之曰汝父在時每語我曰

世人不喜直道而吾兒守直道不忍容人之不直恐爲不直者所誣余亦每以是懼汝

世鵬自少不事生產先君每謂慈氏曰季兒無家若我不幸則是將無所依也由是極力營家家且未畢而先君見背每念及不勝悲慟

我周之源遠自商洛先世有曰原曰完曰彥曰奐皆積陰德至于高祖諱瑜登十韻進士卽雲臺詩也惟誠惟謹至于終身享年過八十初平山韓儀以書雲副正過尚州見而喜之曰是佳壻也卽以子妻之移居于陜陜之有周自此始初居陜之宗諫里遷于泉

谷里右曰命崑左則江流繞青龍之外抱環犬遷而
東犬遷棧實在家南曾考諱尚彬初娶郡守鄭愷之
女旣喪室節度使金公惟叙曰鄭愷佳士也豈偶然
擇壻乎是可無問卽以女妻之金之出本英陽卽今
之寧海屬縣曾考早歿曾妣謹守家業克勤克儉以
裕後人至今內外苗裔之免於寒餓者金之賜也祖
考諱長孫早孤權牧使虞宰三嘉時擇以爲壻業武
不售竟爲龍驤衛副護軍
先君之外舅曰尚州牧使諱虞爲官極淸白宰靈山
三嘉皆六年由仁壽府判官 光廟特除尚牧官罷

居鄉家無坐席每對客坐繩床而接之邑人至今稱
之其年五十二復拜府使笑語人曰人生稱牧足矣
何用府耶竟不就
我祖妣安東權氏天性寬仁盡散家累以濟窮之宗
族皆仰之皆曰是必有後吾先君至昆季子孫合嫡
庶凡百餘人鮮有窮餓者豈有陰報耶幷記之
慈氏生於成化庚寅春正月初五日卒於嘉靖戊戌
冬十月初五日越明年庚子正月初三日祔塋于先
人墓左
慈氏天性仁厚事舅姑盡誠遇宗族無間內外人之

有飢如己之飢人之有寒如己之寒推而及人者潑
宗族皆歸仁嘗曰吾平生未嘗欺人吾子孫必有受
天陰隲者嗚呼不肖孤豈足以塞慈望耶

武陵雜稿附錄

行狀

公諱世鵬字景遊姓周系出尚州高王父諱瑜麗季中進士隱不仕曾王父諱尚彬贈司僕寺正妣淑人英陽金氏王父諱長孫贈兵曹參議妣淑夫人安東權氏皇考諱文俌溫毅儉約莊重寡言笑居鄉雖至賤之人遇之必盡誠意故鄉人皆愛而敬之規鄉風務公正鄉人有喪及患難必力救如己事故鄉俗歸厚教子弟常稱慎口慎身慎心自少至老一言一書每以是三者爲戒公之以

愼名齋盖取諸此　贈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曾考以下皆不仕以公貴追爵也自進士公已
寓居于陜川叅判公又移于漆原遂爲漆人妣昌
原黃氏副護軍諱謹中之女性仁厚事舅姑盡誠
遇宗族無間內外嘗曰吾平生未嘗欺人吾子孫
必有受其報者　贈貞夫人生二子一女伯諱世
鵾孝友天至英晤過人不幸早世公其季也以弘
治乙卯冬十月二十五日甲戌生于江陽之里第
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叅判公舅兵曹正郎權
公守平素有鑑識語叅判公曰此兒必貴吾子孫

當以相託也公性純孝七歲時毋夫人病久不梳
親自沐膏接髮緣蝨而去之人益奇之以孝童稱
幼有大志不妄戲遊昂昂有出羣氣發語驚人篤
於爲學夜或懸髻而讀比長卓乎早成爲文章日
有程課志於自修不徒事科舉之業沉潛聖賢之
學時輩頗持笑之亦不回頭專以希慕往哲爲事
常列書聖賢姓名于四壁儼然相對日夜尋討性
理優游涵泳手抄口誦頃刻不息十五六時毋夫
人得浮腫危甚廣問醫術親侍湯藥寢食不遑衣
不解帶者凡數年而瘳壬申公年十八就鄉試冠

初場考官甚稱嘆由是名聞益著叅判公嘗殖貨
家計日溫甲戌公請焚貨籍遂盡焚貨書是後不
復殖貨庚辰叅判公以軍職病不赴防當被罪公
艱關嶺海號寃于觀察節度二使使曰國法不可
屈汝誠孝雖至奈法何卽泣而進曰法固如是亦
有法外之理昔王祥扣氷而魚躍孟宗泣竹而笋
生扣氷非得魚之道冬月非求笋之時而天之感
應若此天且爲孝子之誠變常理以應之閤下其
不能爲一人子屈一法乎第恐吾之精誠有不足
以動閤下之心豈患屈法之傷於義乎時監司金

克誠奇其言感其誠而特棄之公乃爲詩以謝益
嘆其才調公爲舉子文卽新奇雄贍脫出陳俗之
氣遠近爭傳誦之少多身疾及親癠屢不就舉及
連魁京師一時前輩皆交口稱譽嘉靖壬午春三
月中司馬試冬十有一月擢第登乙科選入承文
院權知副正字癸未七月拜副正字甲申七月爲
正字被 賜暇讀書之選十一月遷藝文館檢閱
兼春秋館記事官丙戌正月又遷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六月轉爲著作丁亥三
月拜博士九月陞副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

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嘗因冬雷之變　命考古事
時朴嬪方有寵乃書十月篇以進同列頗有難色
戊子正月轉爲修撰三月以病免爲忠佐衛司果
十二月拜工曹佐郎己丑二月授兵曹佐郎三月
拜江原道都事庚寅五月　召爲兵曹佐郎未至
拜司諫院獻納兼春秋館記注官時有論金安老
事院中方論　啓累上未蒙　允可大司諫沈彦
光欲停　啓公曰如此事須用劄子不可泛　啓
彥光曰然則獻納爲劄子云云已與彥光有忤七
月爲彥光劾罷時院中請罷冒受祿者李賛成沆

子弟李兆年者以未受祿而誤在其中告狀于院而李贊成使吏持告請速分辨坐中皆以誤抄爲慮正言嚴昕變色曰此吾所抄必誤也受其書示僚中方更考而彥光入坐厲色動目曰二相何以送書于此此不可相容時昕將待罪迎應曰然則不待罪可乎彥光曰何待罪之有昕亦喜相與唱議以爲兆年告狀公然出示僚中然示僚中者昕也非公而實爲彥光所誣也既出彥光即以書唁之曰三已無慍色君豈讓於楚令尹公曰蒙示幸甚但讀書三十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則可慍彥光

亦愧恨越二年壬辰十月拜成均館典籍十一月拜忠淸道都事未赴任還拜典籍十二月丁外艱其奔喪南還也途遇盜哭泣悲哀盜亦感而捨去居喪哀毁幾至滅性鬚髮爲之盡白人不忍見親自負土成墳盡費家產營墓環築石屛人或言其過於厚葬公曰許多公卿家爲花卉廐馬用大石作階砌者何限不論此而責我以厚於親墓不亦過乎廬于墓距家幾二十里每三日一省大夫人至三年不懈而一不到私室所畜犬常出入隨行與之肉不食人以爲孝感所致且以祭判公嗜紅

柹終身不忍食紅柹甲午冬服闋移侍大夫人于
別居而致養乙未夏宗家蜜蜂飛入別居家空桶
乃祭判公嘗所欲與者也鄕人異之十一月拜成
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丙申三月以微譴罷十二
月拜奉常寺判官丁酉四月　除昆陽郡守是時
金宰相安老專政公旣不容於時又爲大夫人之
養乞郡南來爲政廉平以明教薄歛爲本惟淸惟
謹略文敦實撫瘼揃苛以鋪大和詞訟之自鄰顧
質者盈庭而一一分决人不敢干以私吏服而民
懷之戊戌六月以推撿鄰守濫刑事有差見罷十

月丁內艱初大夫人有疾藥膳非口嘗不進及疾
亟心愈憂苦嘗糞甜苦乃焚香禱天求以身代是
夜夢人與白絲八兩翌日病少瘳後八十日而歿
始知八兩者八十錢乃延八十日之兆也凡前後
居廬寢苫枕塊不食醬酪菜果暑不執扇行必掩
面悲哀晨夜親執奠物祭必哭泣每朝夕環墓哀
省雖大雨雪不廢喪祭之禮一依朱子家禮庚子
服闋辛丑正月拜成均館典籍俄授工曹正郎二
月 除承文院校理挈家赴京之日乃於小軸書
父母二位于廟下到京掛堂奧事亾如存朔望必

奠新物必薦朝夕必謁出入必告以至終久無一
日弛五月拜禮賓寺僉正　除豐基郡守兼春秋
館編修官誠心愛人有術以濟之民有不得其所
者若己致之必濟後已尤以興學爲先務雖賤隷
稍知文字者授以小學三綱行實等書親爲正句
讀勸喩閭里教以五倫之方召父老而語之又善
誘學生親質其學行講貫經籍刮劘染習使其自
然曉解入於孝悌禮讓之中不施榎楚隨其才而
成就之聽訟以至誠反復教喩多有叩頭自引者
至於骨肉同氣相忿爭者必召至前喩以恩愛責

以義利辭旨懇惻雖桀傲蚩亶者惕然愧悔和解
而退視學宮頹圮乃移建郡北又立先賢安文成
公裕祠于故興州竹溪上構書院藏書冊置學田
及寶米以爲藏修之助其規模無不詳備名其洞
曰白雲作竹溪辭道東由使歌以祀公以文貞公
安軸文敬公安輔配之其顚末具在竹溪志蓋吾
東方書院之興肇於此自是所在列邑爭慕效之
將遍于一國而竹溪之院則今爲國庠矣是其興
學衞道之志至誠且切故不計時屈而致力於教
化之本如此且常往來院中與諸生講其所讀觀

其所述正其疑誤或至夜分不廢時於溪上濯纓盥手散步嘯詠欣然與諸生共樂焉壬寅春嶺南大飢餓殍滿野流民至者盈路勞來安集量口賦粟日爲粥糜親臨賑哺老人則異其粮以養之請粟監運以給其乏全活甚衆民無菜色敬差官李瀣上其事以居官謹愼淸儉荒政爲一道最 命進資褒奬一日民有來獻兩歧三歧瑞麥數十本者公却之曰此偶然耳甲辰春徙民于北邊當踰嶺之日設酒肉鼓樂餽送之曰此雖未有 朝命然施 君惠以娛流徙何害於義乎其年秋登郡

之小白山至國望峯望見京山雲物揮袂拭淚遥
拜而歸有無限戀 君之意形於言貌乙巳五月
天使時以製述官例 召入京先往 靖陵拜哭
山下如不欲生既入城民以留拜內職爲懽十一
月 徵拜成均館司成知製 教民皆悶其去而
欲留末由也後乃立善政碑于郡前以識其遺愛
丙午二月轉爲軍資監正三月兼春秋館編修官
參修 中宗 仁宗兩朝實錄六月拜弘文館應
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轉
拜典翰兼帶如舊每進講宿齋戒潛思積誠其於

輔養之方必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爲先以及天
理人欲出入危微之際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
開陳義理揚確古今竭誠忠告冀有以將就　聖
學同知趙士秀講退語人曰周某之誠意懇到言
語醇切不可及也嘗一日講論語至四勿章講官
以爲四勿唯顔子能之非他人所能及公極論其
言之弊以爲人患不能請事斯語而已有爲者亦
若是人皆可以爲仁矣又有言三代之治不可復
回於後世者公又以爲後世之所以不侔三代者
政坐此也若以堯之治民舜之事堯治其民事其

君則唐虞可同於後世矣又一日講畢從容進奏
語及趙光祖等事曰 中廟勵精圖治四十餘年
至於晩年子弑其父者有之妻殺其夫者有之奴
殺其主者有之 宵旰爲是懼欲修明教化大振
頹綱齎志未就 宮車晏駕貽臣子無涯之慟
殿下當念 靖考末年之遺志以興起斯道此繼
志述事之最當先而不忘者也 上亦動容每以
天地生物之心爲格心之要不憚言之重複時有
不悦者至面斥其進説繁多公猶盡言不改及進
獻心圖皆以好生惡殺之意拳拳懇懇陳布不一

藹然有以導達充擴以預防 人主忍心刑戮之
患十月拜直提學十一月超授副提學知製 教
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丁未六月拜承
政院同副承旨閏九月遷左副承旨戊申正月轉
右承旨三月拜左承旨兼帶皆如舊久在侍從凡
前後進說甚多 上亦知其忠清奬其廉謹寵賚
有加己酉正月拜都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五
月進階嘉善大夫拜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七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諫院

合 啓請留以爲學問精博可任師表宜在 經
幄不宜遠出 上以西民方困窮天使亦將出來
非斯人不可畀朝咸惜其去遂西赴任首牓諭諸
邑大要省刑罰薄稅歛務農桑申孝悌女不淫男
不盜孝父母和兄弟夫婦敬朋友信長幼序鄰里
睦士教子農力田耕讓畔行讓路其餘節目尤詳
備關右不並以南文教衰絶學校頹廢生徒皆庸
騃不知向學乃一新舊染振起後生施教如南郡
時而尤嚴其準程由是文風丕變乃立崔文憲公
冲祠于海州鄕校之西祠前構書院藏書冊置田

粟一如白雲洞而尤弘廣學生自遠方來讀者甚
衆委細務於諸邑責以考績去苛削之文恢寛大
之道尤以洗冤澤物化民成俗爲己任部內以治
公歿學生會奠于京且畫遺像而歸庚戌七月入
爲同知中樞府事俄遷成均館大司成搢紳之賢
無不悅其有爲而諸生有所矜式辛亥正月上闢
佛䟽數千言二月拜僉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成均
館事十二月拜同知中樞府事壬子十二月兼同
知義禁府成均館事自黃海以還風濕纏身每欲
歸田退休以 上恩已隆不敢浚去及是 命力

辭再三 上猶不許曰縱不能勤仕時往禁府有
何曠廢竟辭不就癸丑三月兼同知 經筵成均
館事力疾入講冀有以一言復陳於 前其畢義
願忠之心彌篤然疾已沉綿 上亦憫其老病七
月拜僉知中樞府事九月 景福宮失火扶疾往
哭還曰 中廟在天必悔恨於今日矣嘗因 中
廟營作于宮內進諫曰凡人主狹先王制度此漸
甚可懼也 祖宗所安之地不須增廣 中廟答
曰此假架非增設也復進曰雖假架亦不須作也
中廟黙然今因增屋置堗而失火追思昔日益椱

于懷也十一月拜同知中樞府事甲寅正月又以
病辭職三月乃 命遞所兼 經筵成均二同知
使安心調理病已亟猶以 國事爲憂一不及家
事嗚呼旻天降酷風濕交祟遂寢疾秋七月初二
日庚子卒于正寢享年六十 上震悼 賜吊奠
別加 恩賻八月引柩歸鄉也 下書一路諸邑
使致奠護送優給路費十一月十九日丙辰克葬
于漆原猪淵之西原先塋前卯向之麓從公命也
初娶晉州河氏甚有婦道未五年而卒父弘文館
校理沃返葬河門之阡今在咸安郡 贈貞夫人

後娶廣州安氏訓導諱汝居之女慈順貞淑承公
意無違拂封貞夫人皆無子以兄子慱爲嗣中戊
午生員試壯元進士試第二名孫男四女一皆幼
嗚呼不類無狀安能紀行蹟之萬一公風儀弘大
宇量恢廓忠誠可以動人孝悌至於感神樂善好
義淸儉坦率待人接物不設畦畛雖至忿遽中未
嘗有忤意望之知其有容卽之無貴賤疎戚各得
其歡心終日言未嘗言利樂道人之善雖小藝必
曰吾所不能也見斑白者有疐者必以敬其敬老
尊賢之心出於天性自少勵志好學雞鳴而起盥

櫛端坐就榻讀書如恐不及手未嘗釋卷勇於力
行雖被人笑侮終不小沮人之所趨退避如怯夫
己之所行信之尤篤雖黜責莫能奪至於公退靜
坐閲書用意潑思研窮義理皆歸之於變化氣質
之要少有補益之語輒記不捨几皿皆有規墻屋
皆有戒晩節摘先賢警語作訓戒歌詞使小婢曉
夕諷誦其用力至老愈篤其發於文章者自然閎
肆不以雕琢爲工而雅健奇古關鍵壯嚴波濤浩
漫然不爲之善常稱文章小技詩人多輕薄何足
於德行之本哉其教人必先行而後文以孝悌忠

信爲主至於答問雖多而不倦諄諄善誘有不能
者必抽其端緖反覆丁寧惟恐一才一藝之不成
就也與鄕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與朋友
處相下不倦雖久而敬不衰平生未嘗干人擧薦
進退惟命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而治民
則必欲仁壽其民雅喜佳山好水凡所經歷少稱
名區者必躋頂窮源縱撥吟咏或至累日不已若
關東之楓岳松都之天磨聖居西海之首陽毗盧
嶺南之伽倻小白淸涼曦陽皆其遊歷之大者常
懷林泉久抱歸老之志已卜地於柳洞里之溪上

名之曰南皐亦以自號每於到鄕之日必往登臨逍遙竟夕以未償此願尋常恨慊性又淡於聲色宴樂於飲食雖蔬食甘苦皆適於口未嘗有所嗜於衣服雖錦貂縕袍皆可於體未嘗有所擇食不重肉衣不薰香坐無氈簀廐無良馬筮仕三十餘年無一畝之宮於京城僦屋至移數十家亦不以爲意曰多少空宅在何必勞於營築隨寓而安待祿而足被服如寒士藏獲土田世業外不增置鄕舍不垣棘籬柴扉僅齊凡庶嘗謂子弟曰瓢金盆過之語古人已得之吾何爲哉常以祿俸及鄕墅

之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曰我道盖如是也及卒
無甔石之儲斂具及歸葬之需皆就辦於 恩賻
及僚友之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曰惜哉 朝廷
失一賢矣所著詩文若干卷又有竹溪志三卷東
國名臣言行錄二卷進獻心圖一卷嗚呼不肖子
愽追慕無及敢述羣行之大者如右明告于當世
立言之君子伏願具著德行納銘幽堂以掩萬世
之藏而亦使後之人知斯言之爲稱其德也幸甚

年月日男生員愽頓首頓首謹狀

賜祭文

維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七月己亥朔十五
日癸丑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憲國諭祭于李
同知中樞府事周世鵬之靈惟靈三光結粹一氣
融精天球不琱水鑑孤明仁厚成性淳厖積中言
行無玷道業夙隆正而不流和而不同溫如冬日
勁若寒松襟靈曠遠器宇沉詳氷霜礪操蘭桂騰
芳儒家模表禮法紀綱動唯樂善居必慎獨白玉
無纇朱絃讓直詞含風雅學揔典墳蕭然好古卓
立不羣揚歷近侍茂昭聲實謙恭靜容終始罔失
入推長者時許才傑分符理民秉鉞觀風心存激

揚唯孝與忠敦尚教化攡落常式歌詠彝倫鼓舞
頹俗利澤遐曁屹爲喬嶽官忝列卿志猶寒士淸
標苦節介特無倚騏驎逸步鵰鶚輕翮靑冥方騖
疾病驟入久處閒散予心每惜如何一夕壑舟遽
移耆舊凋喪軫念傷悲聊遣禮官奠此菲儀英魂
不死歆予哀息

先生詩文奇詭壯浪如捕龍蛇
搏虎豹不可測度幾乎管窺所
能到也不啻望洋之歎但竊以傳
後則更有不能三豕焉甚恐不必
盡據之流傳也姑存以私見表閔
其髮上不知如此者敢於僉言

爲學者補益亦多儒者豈不遠

宜者沒之又幾更貿於他異眼

宜以完淨本謹藏以俟後之君

欲取全集以刊以幾索本去之

進取必有其人與時矣甲子六

月二十三日真城李滉謹白

先君遺稿摠若干卷散亡者亦多謹裒所得求正于退溪先生有年矣歲在甲子先生始標選而歸之頃在盈德縣乃捐俸鋟梓而尚有遺珠之恨今復收拾其餘添補編輯以退溪所選者

為元集以添補者為别集刋出
如右以竢來者萬曆九年歲在
辛巳三月有日男朝散大夫永
川郡守無春秋館編修官愽謹
識

武陵雜稿重刊跋

武陵雜稿七卷別集八卷慎齋周先生文集也胤子校理公裒粹先生詩文以退溪所選者先刊以後來收拾者追刊有原集別集之異其曰武陵雜稿者

似因先生草稿本題也世代既遠
印本散逸本傍諸孫謀重刊
相炫甫以書授其子熙尚與本
孫武烈粤四百里来示之其
印本有闕者取古寫本以足之
成完帙凡八冊並以年譜碑銘

及允為先生而作而未刊者又一册俾致明書其事于卷末且請重加整理致明藐爾晚生仰先生不啻如泰山今讀是卷恍然若親承謦欬而開口肆筆崇儒重道之忠發之以雄偉不

常之文即其天資超詣无積
於中而盈溢於外可見矣又甚嗣
宜治修以啓我東儒化之盛允今
之章甫服膺先生之遺教也立
朝事行又在引君當道而所進
心圖進而不傳可惜也第觀是集

編次或未如例書退溪先生草稿
中只表圈其題上以歸之而鋟梓
之日焉據草稿次序則其類例固
非退溪所定按手書可知也故於
去取則一遵其舊而略爲上下其
別集向有退溪所謂不必盡掾

之流傳者故不免有一二舛譌處僭妄不韙以是詳證於校理之參互也若其書之以爲高山景行之思云爾

嘉義大夫前行兵曹參判

完山柳致明謹識

此吾從先祖愼齋先生文集合原別集凡八
冊胤子校理公之所刋行者也旣就正於陶
山之門而流布於當世則固足以垂後法而
俟百世矣自經龍蛇兵燹散脫迨盡並與板
本而不傳焉後學之嗟惜慨鬱居然已數百
年于玆矣雖以不肖之愚陋蔑識尙懼夫遺
芬賸馥日遠而日泯乃與本孫秉恒蒐合陶
山紹修兩院所在印本與家間寫本其頑缺

者訛舛者叅互考訂而復往質于大坪丈席繕寫八冊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先生之道將自此復顯於世歟但心圖一卷東國名賢錄三卷是先生所深致意者而逸而無傳嗚呼惜哉至若竹溪誌三卷年譜碑銘合一卷緣於力綿未克並刊更俟來者先生易簀後三百六年己未七月有日傍後孫相炫謹識

乙未季夏
悳淵重刊

扁舟不繫渦浪時修至處處
月滿夜舟歸答古一世樓々
拂衣是佳錦為清